

马长寿 著

马长寿民族史研究著作选



彝族古代史

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与奴隶制度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长寿 著

马长寿 民族史研究著作选



彝族古代史

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与奴隶制度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长寿民族史研究著作选/马长寿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08 - 08524 - 4

I. 马... II. 马... III. ①彝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古代②南诏—民族历史—研究③回族—中国民族起义—研究—陕西省—清后期 IV. K281.7 K289 K254.4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1367号

责任编辑 张美娣

封面装帧 王小阳

马长寿民族史研究著作选

马长寿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0.75 插页 4 字数 581,000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3,250

ISBN 978 - 7 - 208 - 08524 - 4/K · 1551

定价 56.00 元

目 录

彝族古代史

整理说明	3
弁 言	5
第一章 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	7
一、彝族原始社会的传说和遗迹	7
二、彝族始祖仲牟由及其后裔六祖原住地	9
三、武、乍二部落在云南各地的迁徙和发展	12
四、糯、恒二部落向滇东北、四川永宁和凉山的迁徙和发展	15
五、布、默二部落向滇东、黔西北的迁徙和发展	19
第二章 奴隶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30
一、滇王国的兴起及其与周围民族的关系	30
二、公元前后彝区生产力的发展和汉族的影响	35
三、彝族大奴隶主——耆帅、大姓的形成	39
四、东爨、西爨的分立与合并	43
五、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	47
六、南诏与彝族的关系及其社会制度	51
第三章 奴隶社会的演变和凉山奴隶制的延续	60
一、南诏、大理时期在云南的移民	60
二、元代屯垦对彝族的影响	63
三、凉山奴隶制的延续	65
附 录：美姑县阿陆、马家的迁徙和向外发展的历史	80

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

一 前 言	97
二 昆明、六诏、六诏的统一	112
(一) 昆明国的性质、疆域和部落组成	113
(二) 六诏的名称、所在地和几个“乌蛮”首领在“白蛮”地区建诏的经过	121

(三) 蒙舍诏的统一五诏	130
三 南诏国内主要部族的名类问题	141
(一) 六诏的乌蛮和白蛮	141
(二) 东爨乌蛮、西爨白蛮, 嵩州乌、白蛮	149
(三) 饰齿、雕题、茫部诸族部落	158
四 南诏国的社会经济制度	164
(一) 主要的生产和主要的所有制	164
(二) 奴隶制决定并影响其他各种生产关系	170
(三) 从郭仲翔之被虏为奴到南诏国许多掠夺奴隶的战役	174
附 录: 唐代云南白蛮语和东爨乌蛮语的调查	183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序 言	马长寿 193
一、渭南县调查记录	211
二、华县调查记录	232
三、华阴县资料(附)	241
四、大荔县调查记录	245
五、临潼县调查记录	273
六、蓝田县资料(附)	287
七、西安市、长安县调查记录	289
八、三原县调查记录	325
九、泾阳县调查记录	341
十、咸阳县调查记录	349
十一、兴平县资料(附)	364
十二、礼泉县调查记录	367
十三、周至县调查记录	385
十四、户县资料(附)	390
十五、凤翔县调查记录	400
十六、平凉市、县调查记录	414
十七、泾源回族自治县调查记录	440
后 记	476

彝族古代史

马长寿 著

李绍明 整理

整理说明

《彝族古代史》是根据马长寿先生于1959年撰写的《彝族古代史初稿》整理而成的。

马长寿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对民族史尤多贡献。他一生著述甚丰,对彝族的历史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这都将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

马先生对彝族的研究甚早,20世纪30年代,他曾亲赴处于奴隶制下的凉山彝区进行考察,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使考察未能继续下去。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研究蓬勃发展。党中央在1956年确定于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时马先生十分兴奋地从他任教的西北大学再度来到四川凉山,参加彝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他负责凉山腹心区美姑县九口乡的调查任务,后来在1962年铅印内部发行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九口乡社会调查报告(初稿)》,就是根据这次调查,并在他主持下写成的。

1959年,马先生又应邀赴云南参加彝族的调查。他还就南诏的历史进行研究,写成《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一书,于196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云南接受了编写《彝族简史》的任务,马先生根据他多年研究彝族历史的心得,在云南撰成《彝族古代史初稿》,提供给编写组编辑之用。后来集体编写的《彝族简史(初稿)》的古代史部分,主要就是根据马先生这部著作和方国瑜先生的《彝族史长编》(此书修改后以《彝族史稿》为名,于1984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二书的资料写成。

马先生这部著作,此后由于社会变动等种种原因,一直未能由他亲自修订出版,这实为他一生中一大憾事。笔者得有机会于1956至1959年间,先后在四川和云南参加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有幸受到马先生的亲切教导,使笔者受益匪浅。为了继承文化遗产,完成马先生未竟事业,几年前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侯方岳同志即嘱笔者对马先生这本遗稿进行整理,以期正式出版。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志及马师母,为笔者承担这一任务给予了多方的支

持与鼓励。由于马先生这部著作系一尚未最后完成的初稿,许多章节都未能写出或写完,且撰写的时间距今已有二十五年,因此给笔者在整理中带来一定困难。但马先生这部著作有其自身的体系。对彝族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马先生均有其独特的见地。为了不失原意,在整理中尽量保存了原著的风貌,同时又对近年来学术界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以注释的方式予以说明。笔者学识有限,整理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李绍明

1985年5月于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弁 言

至鸦片战争以前的彝族原始社会史、奴隶社会史及封建社会史都属于古代史范围。彝族传说阶级社会产生前有一洪水时期。洪水时期以前,历史纪年是非常模糊的,就是从彝族始祖仲牟由到六祖这一阶段,也显然连不起来,有脱代的情况,直到六祖以后,一代传一代的代数才大致可靠。

现代四川南部、贵州西北部、广西西部以及云南各部分都有彝族分布,这些彝族是从哪里迁徙去的?这一问题必须搞清楚。迁徙问题不能理解为仅是民族人口移动问题,它与奴隶占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有密切关系。而且过去已经有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唯心主义的学者对此问题有所歪曲,我们必须加以澄清。

最近云南晋宁发掘的滇王古墓是一系列的奴隶主奴役奴隶和劳动人民的历史图画,它的年代在西汉武帝以后,王莽以前,距今已将近二千年之久。墓中铜人的发饰和衣式显然与彝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彝族在当时滇王国中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彝族向凉山、黔西及云南各地的迁徙一般是在滇王国崩溃以后,距今只有七八十代,因此,奴隶所有制就在凉山、黔西及云南各地继续存在并且发展了。

公元前2世纪时,汉武帝已在西南各地设置郡县,从那时起西南各族包括彝族,都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汉族的生产力包括汉族劳动人民从“楚道”和“青衣道”(古道)不断进入西南各地,因此彝族和其他西南各族一样,接受了汉族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从而由采冶铁矿到铸造铁器,并发展了灌溉和耕作制度。但各地彝族所经历的奴隶所有制时代一般都很长。云南彝族在南诏时期仍然实行奴隶所有制,经过大理国有计划的移民,元代的军屯和民屯,到了明代才从奴隶制转入封建制度。云南东北的乌蒙、茫部和武定土司区,与黔西北的水西土司和乌撒土司区,奴隶制更延长了一个时期,在明代末叶始向封建社会转化,有的在清代初年改土归流以后才转入封建社会。四川大小凉山及凉山以西的彝族地区,在凉山边沿改土归流以及交通便利的地方自元明以来便转化为封建社会了。但是大凉山的彝族及由凉山迁到西昌地区的若干彝族直

到解放以前奴隶所有制仍然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奴隶社会的历史前后保持了两千年以上。

彝族和汉族以及其他各族的关系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有的是政治和军事的关系。从各种关系中可以看出,在阶级社会中间战争是短时期的,而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则悠久且作用巨大,直接支配了彝族人民的生活。

1959年9月

第一章 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

一、彝族原始社会的传说和遗迹

彝族在西南各族中是最富有历史知识的民族之一。他们自己创造了彝文，其经典，主要由巫师（“毕摩”）掌握。彝文经典虽然是为祭祀祖宗和鬼神服务的，但有许多经典或祭祀经典里的若干章节记载了历史的事实。经典以外，彝族中还有一种能说会道的“说客”，他们的历史常识特别丰富，每当婚姻、丧葬、过节、过年，或集团会议之时，这些说客们便在群众面前举行“口赛”。我们可以在其间听到许多古往今来的生动史实。还有如大家所共知的，彝族自古有父子连名的习惯，凭了父子连名的记录我们就有使彝族史成为编年史的可能。但父子连名制，最初是由母系氏族转变而来的父系氏族服务的，后来阶级分化以后，它又为奴隶主“贵胄”世系服务了。所以正确地说，父系氏族社会形成以前，彝族的古代史上不可能产生父子连名制的。

贵州大定罗文笔所译的《帝王世纪》记载水西土司家谱，从始祖希母遮到撮朱读共三十代。撮朱读之子为读母吾。从读母吾开始，传八十四代到安坤，在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被吴三桂所灭。安坤以后到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又传六代。1930年到现在（1958年）又已二十八年，应再加一代。总计从希母遮到现在共一百二十一代。每代以二十五年计，彝族历史已经有三千年以上了。

前面已经说过，父子连名制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四川凉山彝族流行着两种彝文经典：一种名《创世经》（“勒俄特依”），一种名《训世经》（“玛木特依”），都说在雯治世烈以前，尚有四个王朝共三十三代，皆系母系氏族王朝。这四个母系王朝的名称是：

(1)尼妳→(2)舍什→(3)姑乌→(4)嫫弥

每一个母系王朝的名称之后，据《彝巫系谱》上的说法都有一“毕”（即“毕摩”）字，当为女性的“罗施鬼主”之名，可知宗教上的“罗施鬼主”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已经开始了。凉山彝族每当出兵战争以前，聚集有关各家支首领战士举行隆重的集团会议，在会议中由最高首领发表“集团誓词”，然后椎牛饮血，表示大家一定服从誓言。在

“集团誓词”中也讲到上古之时十二个王朝，这十二个王朝之中有十一个是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其名称如下：

(1)阿斯牛里→(2)阿母波可→(3)尼姝十子→(4)姑乌九子→(5)舍什八子→(6)媯姝六子→(7)宜尼尔世→(8)拉姝韦姝→(9)斯猛乌母比母→(10)斯曲羊呼几母→(11)罗富曲何→(12)曲布尼此

最后曲布世代才到了父系的氏族社会。从上述各种资料看，可知母系氏族在原始社会中所占的时间比较父系氏族要多出若干倍。

关于原始社会的内容，我们知道的并不太多。凉山彝族的《都提经书》记录古代彝人“生子不见父”，因而有阿苏阿窝背着黄金到各地买父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阿苏尼知山麓，挚阿底利一世，生子不见父；底利苏尼二世，生子不见父；书尼阿苏三世，生子不见父；阿苏阿窝四世，生子不见父。阿苏阿窝情急了，所以就背着黄金到各处买父亲。先到仙人砥矩家，适值砥矩外出了。又到仙人世些家，世些赠他一件东西叫做“宜执”。最后往访皇天耳目神，才告他说：“只有行祭祀祖宗礼仪，然后父子才能相见。”阿苏阿窝回来与乌尼奇卢为婚，生一子名阿窝阿古。到阿窝阿古之世，才开始祖与孙相见了，父与子相见了。^①

这段故事大致可以反映出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或者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婚转化的过程。凉山彝族的“集团誓词”说，从阿斯牛里到罗富曲何十一朝代间，是“族不续，妇不娶”。到曲布时代始续家族之谱，定婚嫁之礼。贵州大定的《帝王世纪》一书也说在希母遮的第二十九代后裔武老撮之世，由宓阿叠始“兴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始备”^②。武老撮的孙就是湊母吾，凉山彝族称为“觉穆乌乌”（或“觉穆哦哦”），汉文史志中称为“仲牟由”^③，他是洪水时期的著名人物，也是今日四川、贵州、云南彝族（甚至于哈尼族）的共同祖先。从此可以知彝族父系氏族社会存在的时期并不很长，并没有多少代就转入奴隶社会阶段了。

关于彝族原始公社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很少。主要原因由于原始公社的历史被二千多年漫长的奴隶社会的历史淹没了，但不能因此说彝族历史就没有经过原始公社这一阶段。^④

在云南西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县攸乐山上，有一万余基诺人^⑤。他们的语言与云南西部的彝族方言相近，至今仍实行父子连名制。他们自述是从峨山县迁来的，至今已有十八代了。在七八十年以前，山上各村土地、森林、水渠仍归各氏族所公有，当时他们是共同生产，同时也是共同消费的。后来把土地分给各家族，但仍留有氏族公田，为氏族所公有；有氏族公共墓地，为氏族成员公葬之所。现在每村寨有两个以上的氏族，砍山焚山的工作仍由氏族人员共同参加，河渠水道则由全村寨诸氏族共同管理。村属的首领有二人。一个称为“老火头”（“着

生”);一个称为“老菩萨”(“着巴”)。这两种首领,最初是由特定的氏族中选出,现在已经成为世袭的了。巫师称为“摩毕”,也是世袭的。村寨首领管理公务,家里拥有皮鼓和铙锣,有事便击鼓鸣锣,召集寨里人民商量后执行。基诺人的情况,有助于我们对彝族原始公社阶段的认识。

二、彝族始祖仲牟由及其后裔六祖原住地

仲牟由(觉穆乌乌)是彝族传说中洪水时期的人物。就我们目前所知,四川凉山、贵州西北部、云南各部及广西西北部的彝族都有洪水故事的传说,而且没有一个地区的彝族不以仲牟由作为他们洪水时期的共同始祖的。不只彝族,就是哈尼族的诸支系大部分也以仲牟由为洪水时代的祖先。仲牟由之于彝族,如同黄帝之于汉族一样,虽在传说中带有若干神秘色彩,但历史的真实性仍然占主要成分。因此,如果我们弄清楚仲牟由原住地及仲牟由后裔几个主要氏族部落的原住地,对于彝族的源流问题便可得到进一步的科学的解决。

关于彝族的源流问题,西方国家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学者有各式各样的说法。西方的传教士有的为侵略中国的目的,因而就散布一种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言论。法国天主教士吕真达(A. F. Legendre)在清朝末年到四川建昌和云南各地作过调查,发表许多文章,有一本名为《建昌罗罗》(Kientchanget Lootie, 1910)的书。书里妄说彝族是白种人。二十年前,西昌天主教堂的麦神父常往来于西昌、昭觉间传教,他对四开坝的一位马家黑彝教徒说,彝族人的鼻子高、个子大,与西洋的亚利安人同种。这种言论不只关系到彝族的族源问题,而且关系到彝族人种问题了,我们必须重视。约在1930年期间,我国学者丁文江在四川西昌和云南、贵州的彝族区旅行,对若干彝族人,进行过一些简单的体质人类学的测量,但他没有测量过康藏高原的藏族,也不曾做过藏语和彝语的比较研究,他却断定凉山彝族是由康藏高原迁来的。这种说法曾发表于当时胡适所编的《独立评论》。还有我国学者凌纯声,他在《论云南民族分布》一文中指出彝族的族源是来自西藏。解放以后,向达发表一篇《南诏史略论》,说南诏国内的彝族是来自氐羌。西南地区的彝族和西北地区的氐羌虽然在历史上和语言上不免有若干联系,但自从彝族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以后,彝族便有他独立的历史了。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汉文文献或彝文文献,我们还找不到彝族起源于西北羌族起源地青海高原的根据。很难想象当战国秦献公威逼黄河上游赐支河曲的羌族南下时(约当公元前4世纪中叶),云南地区还没有彝族。即以贵州大定土司的《帝王世纪》说,彝族在云南已经有三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这三千年的估计,只有漏估或低估,绝对不会有高估或超估的。我以为云南为彝族的起源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洪水时期的仲牟由距离今日有几千年？这一问题牵涉云南的洪水时期问题，很难回答。大致说来，贵州彝文《帝王世纪》说仲牟由距今九十一代，每代以二十五年计，共计二千二百多年，似觉太近。主要原因由于从仲牟由到六祖之间所漏的代数甚多，不相衔接。例如仲牟由的全名是“觉穆乌乌”，按彝族父子连名的习惯，下一代必然要和“乌乌”相衔接的，但六祖的全名没有一个能与之相接，所以断定其间的代数有脱漏。因此，仲牟由距离今日，比上面所推算的二千二百多年前还要更为久远。

不过无论如何要解决彝族的起源问题，还得要从解决仲牟由的原住地，以及仲牟由所衍生出来的六个主要氏族部落的原住地开始。设若仲牟由的原住地弄清楚了，他的后裔的六个氏族部落的原住地也弄清楚了，我们便可以打开彝族起源之谜的大门，然后再登堂入室作进一步的研究。

仲牟由的原居地，无论根据汉文史志或彝文经典都异口同声说是在云南滇池附近。明代的正德《云南志》卷二《云南府晋宁州易门县》下云：

（易门县）在州南一百五十里，昔乌蛮酋仲磨由男所居之地，元初立澳门千户所，至元中改易门县。

仲磨由下的“男”字可能是多衍的，《读史方輿纪要》所引的《滇志》只作“易门旧为乌蛮酋仲磨繇所居地”。即使“男”字不是多衍的，那也只是说仲牟由的下一代居于易门，这与我们的主要论据无关。恰巧易门县南部有座大山叫做黎崖，亦名蒙低黎岩山。正德《云南志》云：“蒙低黎岩山在易门县旧治南五十里，高插云汉，下有平谷宜牧。”四川大凉山的彝族传说，当洪水时期，仲牟由为避洪水即居于此山之上。此山凉山东部方言称为“蒙低尔曲山”，西北部方言称为“莫达罗曲山”。“莫”、“蒙”音的相互转换是常见的。凉山的彝族，千里之外而能知道有一座蒙低黎岩山在易门县，这能说是偶然的吗？

贵州毕节专署彝文编译组翻译了一部《西南彝志》，在第五卷第一章《天地产出论》中有下面一段故事：

天使策耿直说道：三年前这里鸟兽都绝迹了。天师差遣额勺先往江头，以后转到四方，挖了十二座大山，填了八条深谷，直抵江尾，只留中央一条山脉，给仲牟由住在上面。这位老仙人向仲牟由说，满了十天十夜以后，你再往洛尼白（loni¹ buə¹）去住。那知道不等到十天十夜，只满了七夜以后，仲牟由牵了自己的马，赶了自己的羊，就往洛尼白去了。^⑤

这是洪水时期仲牟由从云南中部迁徙到云南北部“洛尼白”的一段故事。彝语中的“江头”（ie¹ uu¹）指北方，“江尾”（ie¹ mi¹）指南方，在南方和北方之间留有中央一条山脉给仲牟由居住，这种说法跟上面我们所说的仲牟由的原住地在昆明滇池附近，是相互吻合的。后来仲牟由为避洪水之患迁移到洛尼白。彝语谓山为“buə¹”，“洛

尼白”可能就是旧日东川府的罗衣山,近禄劝州^⑦。关于仲牟由的迁居于洛尼山,《贵州通志·土司志》引康熙年间修的《大定府志》有所叙述,但必须加以解释,否则会产生误会。原文云:

水西土司安氏之先盖出昆明。有祝明者,居堂琅山中,以伐山通道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为罗邑;又号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

这段史料本出于贵州水西彝族的传说,也可能见载于彝文经典。祝明就是仲牟由的简译。堂琅山之名初见于《华阳国志·南中志》。酈道元的《水经注》云:朱提“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管堂琅县,西北行,上高山,羊肠绳屈八十余里”。朱提郡治在现今的昭通,堂琅县应即今巧家县。堂琅山在巧家县的西北,然则堂琅山即前面所说的洛尼白^⑧。但堂琅山并非仲牟由的原住地,原住地方在昆明滇池附近。如此始可与《大定府志》所说“水西土司安氏之祖盖出昆明”相互吻合^⑨,否则就会误会成堂琅山或洛尼白是仲牟由的原住地了。

彝族始祖仲牟由的原住地既明,进一步再看仲牟由所衍生的六个主要氏族部落的分布所在,从此也可以看到四川凉山、贵州西北、云南西部和南部各地的彝族都是从云南东部的山岳地带迁徙出去的。

关于仲牟由和六个氏族部落的关系,在《西南彝志》第一卷第一章《六祖的起源》中叙述得很详细。这一章开头便叙述从希母遮到仲牟由共三十一代,此时大地的四极四方都发生洪水,所有的人们都淹死了,只留下仲牟由一人,仲牟由没有人跟他通婚,天帝策耿直才把三家君主的女儿,以色汝仰为媒,嫁给仲牟由。波仙痴的女儿痴以姑吐嫁后,生了穆阿怯和穆阿拈二子。穆阿怯是武(yuɿ)氏族的祖宗,穆阿拈是乍(dzaɿ)氏族的祖宗。努山嫩的女儿嫩以米冬嫁后,生了穆阿赛和穆阿卧二子。穆阿赛是糯(nwɿ)氏族的祖宗,穆阿卧是恒(xyɿ)氏族的祖宗。顾仙尼的女儿尼以弥布嫁后,生了穆克克和穆齐齐二子。穆克克是布(buɿ)氏族的祖宗,穆齐齐是默(meɿ)氏族的祖宗。

以上所说的穆阿怯、穆阿拈、穆阿赛、穆阿卧、穆克克、穆齐齐便是彝族所常提到的“六祖”。“六祖”在云南、黔西彝语称为“曲布”(tɕ'yoɿ buɿ),凉山彝语称“六”为“虎”(xuɿ或Fuɿ),不知“曲布”是六个祖宗,而认为是一个祖宗的名字。但各地彝族,特别是“黑彝”(noɿ ʒəɿ)认为所有的彝人都是六祖的子孙。

六祖不必都是仲牟由的儿子,从他们的名字不能与仲牟由相衔接就可以看出,但他们肯定都是仲牟由的后裔。

六祖衍生了六个氏族,即上面所述的武、乍、糯、恒、布、默六族。这六族的关系,由于母系氏族的不同,最初是两两相合,分为三组,分布于北部、中部、南部三个地区。关于这点,在《六祖的起源》中叙述得最为详细,原文摘录如下:

武、乍二子长，楚吐穆卧居；糯、恒二子次，洛白穆苦居；布、默二子幼，实益努铺居。

这就是说，武和乍两个长的氏族分居于楚吐穆卧，“楚吐”(ts'uŋ t'uŋ)是地名。“穆卧”(muŋ xoŋ)指天南。即武和乍二族居于南方楚吐地方。糯和恒两个次的氏族分居于洛白穆苦，“洛白”(luŋ buəŋ)是山名，即洛山，“穆苦”(muŋ k'ueŋ)指天北，即糯和恒二族居于北方洛山地方。布和默两个幼的氏族分居于实益努铺，实益(sɿŋ zɿŋ)是地名，“努铺”(nɿŋ p'oŋ)指中部，即布和默二族居于中部实益地方。南方楚吐当指今昆明及昆明以南地区，因为这一带是武和乍二族的分布地区。北方洛白当是前面所说的“洛尼白”之简称，指堂琅山所在的昭通一带，这里是糯和恒二氏族的第二家乡。中部实益，确切的今地虽难指出，应与贵州西部的乌撒、云南北部的东川相近，疑即今沾益。总的来说，六个氏族的迁徙，还是彝族的第一次迁移，他的范围仍然在云南境内，偏在云南东部，大致和唐代《蛮书》所说东爨的位置相当。

六个氏族在云南的势力对比，《西南彝志》第六卷第一章《糯族的起源》中有这样的叙述：原来彝族住的共有十一个阜，其中有六个阜被乍家占据了，其余一阜为布家的额糯铺所住，一阜为默家的类额笃所住，一阜为恒家的著古播所住，一阜为糯家的苦直额所住，一阜为武家的堵阿迭所住。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到彝族第一次迁徙时各民族或各家势力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各民族中以乍的力量为最大。

此第一次迁徙的年代，当由六祖传到今日共有若干世代来加以推测。按水西土司的家谱从穆齐齐起，距今有九十一代，详细记录已见于上面所引的大定彝文《帝王世纪》。贵州毕节专署彝文翻译组所译的《德暮史记》记载乌撒土司的家谱，从穆克克起到布约纳根共七十八代。乌撒土司亡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距今二百七十多年，以每二十五年为一代计，尚可加十多代于七十八代之内，其结果与水西土司代数相当。我们从大凉山所收集的黑彝家谱，从古侯、曲涅到现在，最多的到七十八代。若以上述贵州和凉山所收集的家谱来看，六祖到现在足有二千几百年的历史。

三、武、乍二部落在云南各地的迁徙和发展

前面所述的六个氏族，即武、乍、糯、恒、布、默，在刚刚从六祖分化出来的十代以前，他们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原始公社性质，当时还看不到有剥削现象，也看不到有奴隶制度。相反的，这些没有阶级分化的氏族群体似乎还被别的处于发展更高阶段的族体所剥削。这六个氏族群体由于不堪为外来的统治阶级所剥削，所以群起反抗，刺杀了统治阶级派来的征收租谷使者。但由于力量薄弱，不敢坚持战斗，所以纷纷向各处迁徙了。关于这段事，在西南彝志第五卷《天地津梁断》里有所叙